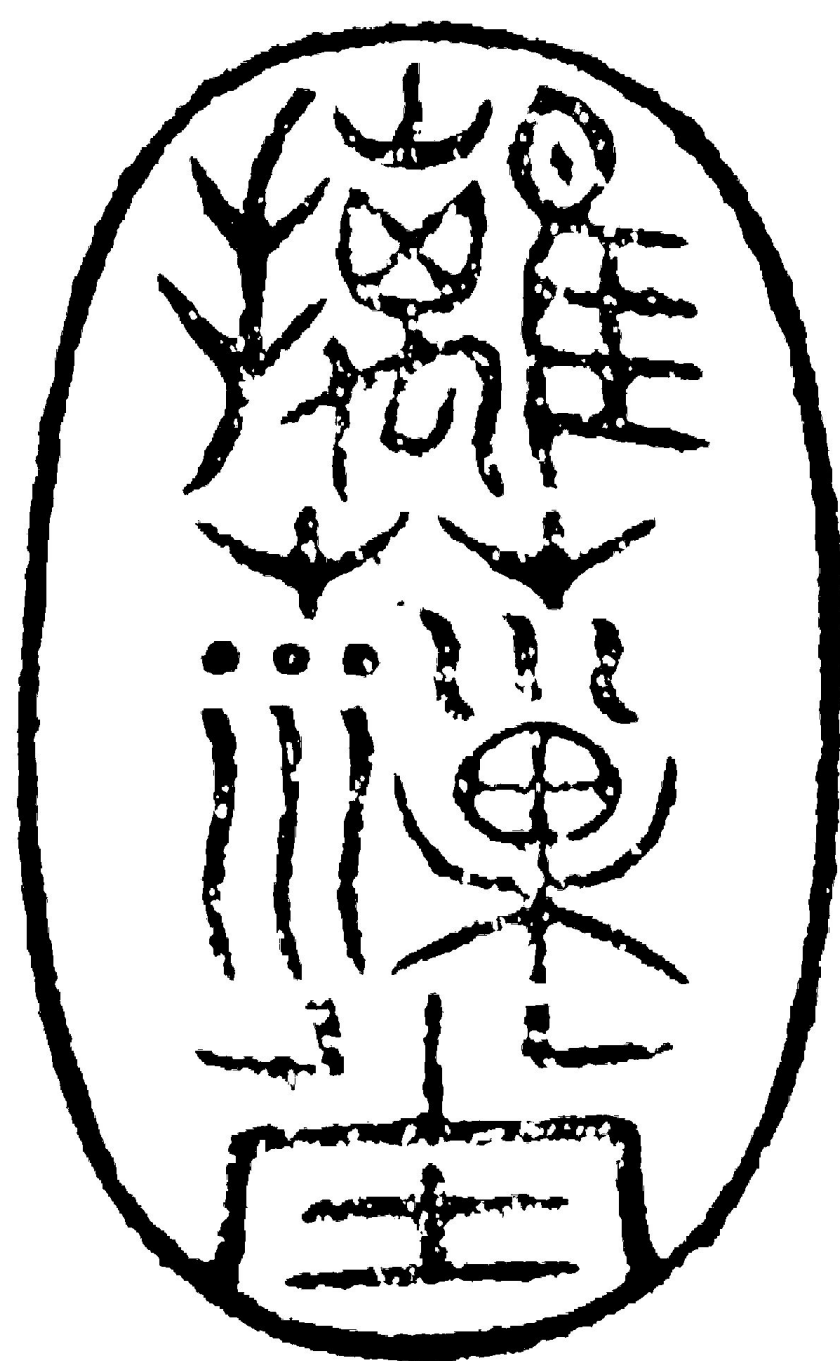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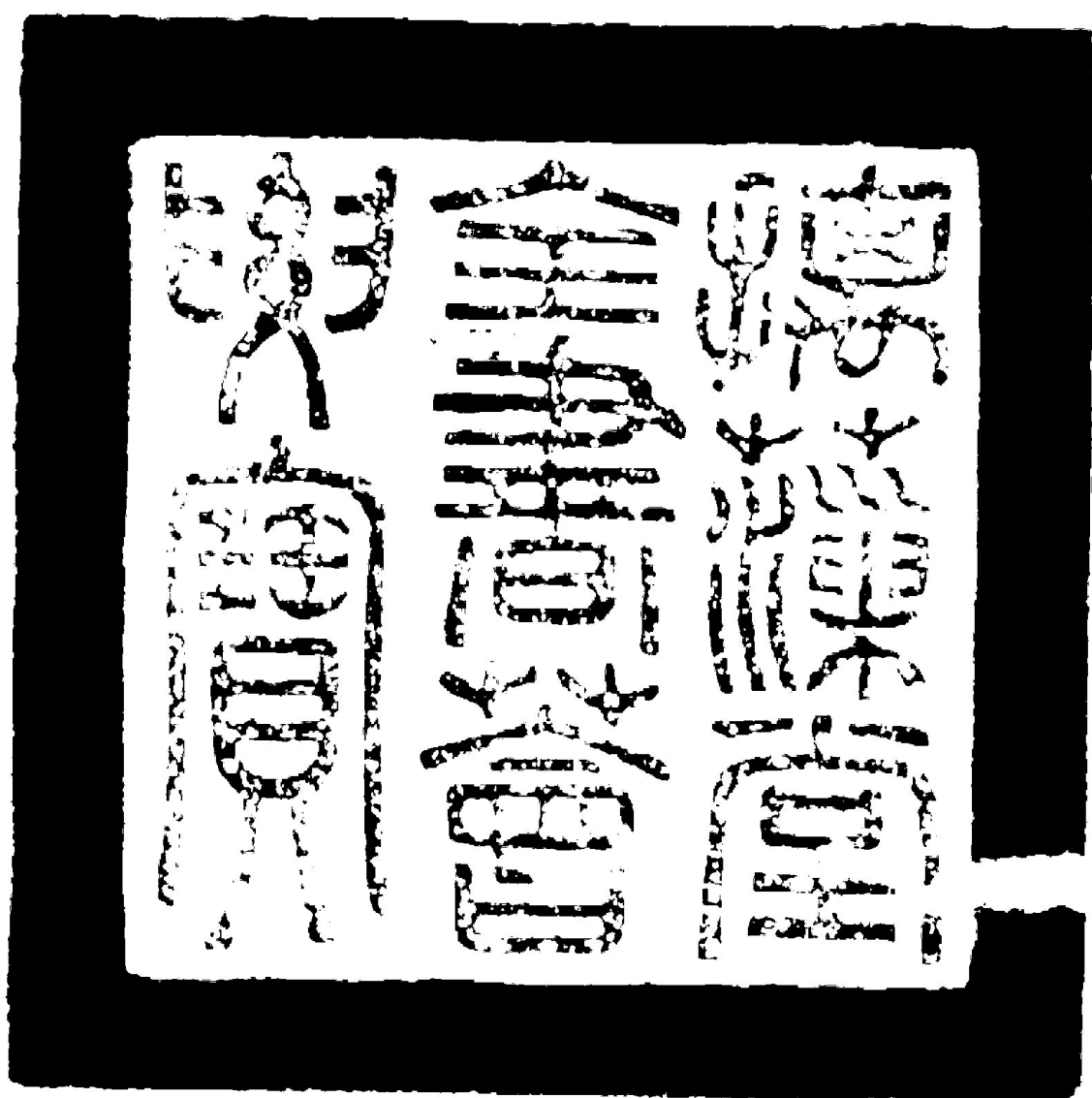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集第
四〇
別集
類冊部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景迂生集二十卷 宋晁說之撰	卷一至卷二十	三八七—一
後山集二十四卷 宋陳師道撰	卷一至卷二十四	三八七—四一七
竹友集十卷 宋謝邁撰	卷一至卷十	三八七—六五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景迂生集卷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景迂生集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景迂生集
提要

臣等謹案景迂生集二十卷宋晁說之撰說之字以道開封人少慕司馬光為人故自號景迂年未三十蘇軾以著述科薦之官至徽猷閣待制元符中因上書居邪等說之博極羣籍尤長經術著書數十種靖康中遭兵燬不存其孫子健訪輯遺亡復編為十二卷又續廣為二十卷前三卷為奏議四卷至九卷皆詩十卷為易玄星紀譜十一卷易規十一篇堯典中氣中星洪範小傳各一篇詩序論四篇十二卷中庸傳及讀史數篇十三卷儒言十四卷襟著十五卷書十六卷記十七卷序十八卷後記十九二十卷傳墓表誌銘祭文其中辨証經史多極精當星紀譜乃取司

馬光玄歷邵雍玄圖而合譜之以七十二候
六十四卦相配而成蓋潛虛之流儒言則力
攻荆舒之學黨禁以後所作也陳振孫書錄
解題曰劉跂斯立墓誌景迈所撰見學易集後
此集無之計其佚者多矣此本當即陳氏所
見而訛誤頗甚洪範小傳及十七卷序文內
間有佚簡又有別本題曰嵩山集所錄詩文
與此本並同卷帙亦合蓋一書而兩名耳乾

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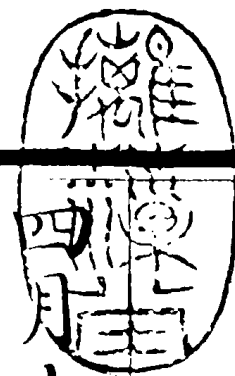
集部

景迈生集卷一

宋晁以道撰

奏議

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四月十九日宣德郎知磁州武安縣事兼兵馬監押臣

晁說之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伏聞春秋正
始之義莫大於即位之始恭惟陛下即位之始德音寬
大民心說豫一日四方萬國莫知其然而同聲懽呼相

慶盛矣哉天命之所授者人心之所歸也竊以陛下始
初清明黜閹宦之詭隨者一二人斥侍衛之不正者數
十人散後苑之奇工數百人天下之士莫不知陛下之
尚祖宗之恭儉也前日海巡親事官星散民間專以防
民之口伺民疑似之過使道路惴惴然不敢以目者一
切罷去天下之民至於指天吐氣覺身有宇宙之寬沛
然游泳之適皆曰復得祖宗之京師以居矣昔唐褚遂
良當高宗時貶死愛州其後更明皇憲宗之盛不得歸

堊何幸陛下下日即位錫鴻恩俾劉摯梁燾范祖禹等
堊自嶺南聽子孫叙用實度越前王有漏泉之澤也甲
子詔書褒揚趙普殊勲官職其子孫於是乎又有以見
陛下思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使天下咸知國家太平之
基有自也恭惟陛下積是數者之甚盛德宜乎日月光
明五星有度乃四月朔日有蝕之者五行災異之說陰
陽勝復之論臣不敢為陛下道也天意若曰陛下方崇
明德其適見以左右陛下乎古之明君以無災而懼曰

天其忘余良有以也陛下惻然發德音赦宥四京詔中
外臣庶實封直言聖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
否臧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不下究者閭閻之疾苦
不上聞者悉心毋有忌諱誠得其所以戒懼而仰足以
奉天意也臣雖至愚賤不覺感極以泣曰何幸今日復
覩國家之有此詔也第五倫坐長安市中每讀建武詔
書而歎息曰此聖主也臣意今日復有倫輩者多也如
臣之愚賤輒敢罄片日之誠獻芻蕘之言凡十事以奉

明詔之萬一惟陛下赦其狂瞽則幸其一曰祇德其二
曰法祖宗其三曰辨國疑其四曰歸利於民其五曰復民
之職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士得自致於學其八曰廣
言路其九曰貴多士其十曰無欲速無好名高何謂祇
德臣聞帝王居天下之崇高因天下之利勢不患乎力
之不足以治而患乎不以德為治也如其檢身積思夙
夜勉勉以祇厥德則有才而不自用內聰明而不自肆
雖學而若無所知雖文而若無所能雖辯智而虛已恭

默既與人而不猜忌好謀而莫之蔽任賢而名實稱享
治隆而克永終動必稽古為必畏天與天下四海同其
安樂而為法使世世可繼傳之子孫帝王無窮也此堯
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躅也苟其德之不祇而力之為尚
如漢武帝之雄才大畧適足以罷中國唐明皇之聰明
無不及而不免祿山之叛梁武帝內外之學俱博且善
而身辱國危梁元帝之文足以著書而身執國分隋煬
帝博辯多智而招江都之禍隋文帝驅駕豪傑平一天

下而猜忌殺戮國不再傳唐德宗強明文藻陽尊賢士
而以猜忌陰親小人出居奉天晉武帝好謀善斷遠平
敵國而近蔽於妻子社稷用傾晉元帝人材衆多無任
賢之實竟不能興晉之統而致石頭之辱宋文帝元嘉
之治獨隆於數百年間而元兇之酷亦以云甚嗚呼德
之為治可不勉哉昔自三代而降帝王之德莫甚于漢
文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後世莫之及已議者皆患
漢文不能盡賈誼之材使其功烈猶有可愧焉者臣愚
獨以謂不然蓋誼之言不純于德化實未與文帝之意
相當文帝非不知用而實不欲用也夫聞賈誼之言而
不輕於作為不誘于功名挺然不改其清淨無為之操
此漢文之所以致盛德者也蓋自古願治之君溺于名
人可喜之論而不憚變更祖宗法度輕于作為自欲暴
功名于百王之上而卒貽天下後世之大患者不一也
臣是以知漢文之為盛德也景帝之材業皆非文帝比
而後世之稱治君必曰文景以配成康何也蓋景帝之

繼文帝不必創有所能而能不改文帝之恭儉不失文
帝之德化是亦文帝也逮夫武帝興而文景之風墜矣
君子謂漢道於是乎始衰矣不待元成間也武帝之材
業實視景帝為優有尊詩書之名有修禮樂之觀豈不
美哉而兵窮絕域刑及反脣利悉秋毫天下騷然不勝
其弊使斯民不親詩書禮樂之有益云者無它焉不如
文景之有德也武帝嘗從容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
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世之事經歷數
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
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足履革
舄以韋帶劔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綬無文集上書囊
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以是天下望風成
俗昭然化之武帝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
事之難者也武帝誠能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
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善乎朔
之此對直以孝文為堯舜謂唯孝文之恭儉可以救當

世之弊也使朔之對不知出于此而迎意諛悅陋文帝之恭儉高引濶驚增武帝之盛氣則朔者漢家之罪人也然朔之言豈獨為漢之利哉臣願陛下視今日宮中有可推者推之不必甲乙帳也有可却者却之不必走馬也不役耳目而不期正百度百度自正天下自治也何謂法祖宗臣聞人君之于國猶人臣之于門戶北稱崔盧南稱王謝文質風流之不同有祖考之舊存焉繼世守文之君何必厭百年之積累而欲新一日之耳目

哉昔仲康昆弟之于太康述大禹之戒也伊尹之于太甲明言湯之成德也周公之于成王罔非文武之誥教也漢宣帝稱漢家自有制度是也天下固非一道如其近求諸祖宗而不合則遠考之古王未為晚也周公之誥康叔先之以祗適乃文考而後使往敷求于商先哲王乃卒使之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是其序也夫祖宗之德孰可得而私哉皇矣言文王之德而本之于太王王季大明言武王之德而本之于王季文王所以致其盛

也自古以來未有如本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聖聖相繼之盛者也後世繼成守文之君宜其憲章發揚之不暇而陋彼皇矣大明之詩乃者朝廷命令之辭臣下敷奏之言掩不發揚重光之赫奕徒誇歲月之新美不知何說耶臣竊覩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歷序太王王季文王之德而不及武王召公作公劉戒成王尊道公劉之業而不及文王武王古之人寧舍近取遠探其原而致其盛未有簡祖宗而自翦伐者也祖已言于

高宗曰典祀無豐于昵良可念哉臣不知乃者其文不足以發揚歟其實未足取法歟惟我祖宗之德澤宿於民心而耆老尚多能道之謳歌不忘也施設舉措之詳則國史存焉臣願陛下俯察民心仰鑒國史祇承祖宗之典刑其恭儉勤勞宜于今日乎而受諫納言好於今日乎尊賢貴士誠于今日乎用兵用刑深于今日乎取于民者多寡於今日乎躬自允迪以福斯民實在陛下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昔在仁宗時嘗詔李淑為三朝訓

鑒圖既又詔富弼為祖宗故事石介作三朝聖政錄上之仁宗嘉納為神宗因眾書詔近臣作寶訓則夫祖宗之典刑宜乎光明盛大不可掩也神宗因馬法之弊為王珪等言朕于是愧見文彥博珪言當時改舊法自是王安石主議神宗為之歎息或欲更館北使之食饌者神宗言故知日不變饌為不堪是太祖之所定著不欲更也新作原廟世王太祖後之類又皆神宗奉祖宗之意也臣載惟祖宗舊章有若費而省若可廢而不可以

已者務以美意示天下其待天下忠且厚也臣固不能悉疏之輒敢言其一二近而易復者如科場有詔申重求士之意盛夏恤刑有詔丁寧欽恤之意守令朝辭賜以七條皆足以感人心而使自格正不專設徒隸之刑左右阱以待之也天下之士以故貴禮義尚廉耻方以犯義不及其鄉人為愧何必有司刑戮之云哉惜乎曠數十年來未聞朝廷下一詔書勸厲風俗或求賢賞善或勸農復租乃使斯民戰戰以苟免朝夕為幸可不惜

哉其害近而方熾者河北鹽法也仁宗嘗因王拱辰欲榷河北鹽已而聞張方平之言亟罷神宗又嘗因章惇商旅失業兵民食味不調稅入不足其不法祖宗之過也何謂辨國疑臣竊觀世之姦宄嫉害忠良冰炭不相生若有不共戴天之讐無以決其私忿必假君父以藉口使聞之心知其非而語不敢辯當其責者義有所不得辭于是乎羣小人意得競進以一言而殺百君子矣

不幸不祥其如是也陰貽天下之禍莫甚于此也然彼不祥之言曰擅議宗廟或曰非毀先帝類皆見于末世弱君強臣更相傾奪之際而盛時無有也紹聖羣臣指元祐為黨其猶可也至于其流及上以元祐之黨非毀我神考不知國家隆盛如此神宗之盛德如此何為亦得此即真不幸哉天下有識之士不喪忠義之心者無不痛心疾首欲辯之厥路無由幸陛下一日清明得以昭陳因以曉於無窮之來世實天下之幸也彼紹聖之

臣徒知快其私忿曾不顧我神考在位十九年間焦心勞思百度修舉皆以固社稷而惠百姓何所負于天下何所歎而非謗可起哉天下之愚夫愚婦尚未之有萌此心者二三大臣獨何事而乃為此乎蓋甚非人情也如司馬光之進退唯我神考為能全其高製序以寵其書且命侍讀以其書聞于邇英閣如文彥博之耆舊唯我神考為能發其不言之功賜筵賦詩以寵其歸恩禮莫與比者如蘇軾之獻言唯我神考許以國士奪之于

衆人必殺之地而再生之臣竊以謂此三人者恨不能死以徇我神考于地下耳尚何自而非毀之乎所謂元祐之黨人之心蓋皆此三人之心也德之不報毀之何端耶如以謂元祐垂簾之際二三大臣言辭有抑揚政事有異同可指以為言則亦不諒之甚也昔成王之時召公宅洛邑周公營成周而舍文武之豐鎬是周召不忠於文武也陳平周勃謂高后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是平勃不忠于高祖也霍光輔昭帝不循武帝之舊乃

罷權酷輕徭薄賦是霍光不忠于武帝也堯舜之相繼宜無可議者舜于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尚何苦而修之耶神宗熙寧之初鑒嘉祐治平之末士狃于安樂而或失之因循頽墮乃更張振起之適足以崇祖宗之丕謨為神宗之丕烈也由是觀之政事之異同非所宜言而姦宄之害忠良假君父以藉口不傳之死地則不已其亦明矣伏惟陛下聰明博達必有以超然燭此無疑將見陛下發德音復死者之官爵還生者之祿食

因以發揚神宗巍巍之烈成我神考前日在御之意不損我神考知人之明使天下後世于神宗無間然矣所謂二三臣者有所不足道也天下之士固以日夜顒顒伏望明詔之下幸陛下留意加察無徘徊也臣愚竊又疑以詔天下後世固善矣抑亦未也奈何紹聖大臣肆其私意欲表裏遷就其說謂前日神武之史為誣謗之書率然委一二新進末學重修國史特起後世之疑也

後世學士大夫耳目不相接見新史之美而疑舊史之惡謂新史之公而指舊史之私不知其初固自公且美也其害又豈不大哉臣雖未嘗見舊史而敢謂舊史必不敢為之誣謗何則實無自而誣謗之故也蓋史也者不可得而私不可得而不實史官苟非許敬宗輩則莫之敢侮于斯也其為重修之議者不過大臣自為之地如神宗謂呂惠卿矯躁輕誣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曾布惠卿自陷不義章惇之得罪黜湖州王安石才呂

嘉問屢進除目而屢却之卒黜嘉問安石約王韶不以熙河實費奏聞而卒不能欺安石之退八年而禮遇日薄富弼之死則自製祭文以哀之天下之人皆歎仰神宗之明聖共所聞見如此者不知新史官為神宗而書之乎其與大臣為地而諱而不書乎臣願陛下獨運不惑之智詔神考舊史並行不毀以祛後世之疑不特當今之幸也太宗惠國初承學之士所撰太祖實錄不足以盡創業之大美詔張洎等重修太祖實錄與今之好

問者猶多求舊史以考同異是舊史之不可掩如此不若因之以公天下而不措意于其間也且夫初欲增美者猶不能塞後世異同之辯而初謂辯謗者能免後世二三之議乎昔司馬遷作史記在漢武帝時所載漢高祖惠帝呂后文帝景帝武帝之得失無所畏忌至今言者曰漢高祖呂后惠文景武帝之得失其如是止耳班固作前漢書在後漢明帝時所載前漢二百三十年間君臣之得失皆無畏忌至今言者曰前漢二百三十年

間君臣之得失其如是止耳陳壽作三國志在晉武帝時所載晉宣帝景帝文帝之于魏蜀吳事雖不得如遷固之肆然微而顯婉而可觀至今言者曰晉之取魏并吳漢其如是也豈不與天下為公乎未聞漢晉之君以謗前烈罪遷固壽輩也幸陛下更以往事加察何謂歸利于民臣觀春秋宣公十有五年書初稅畝君子曰譏井田之法壞而稅什二自宣公始也哀公十有二年用田賦君子曰譏其既什二而稅田又什二而斂財其惡

則不自哀公始因有以用之也嗚呼聖人之遠利辨惡
如其嚴哉然自後世視之宣公之稅畝猶為至公至
薄之稅也哀公田賦猶為至良至平之賦也董仲舒稱
漢屯戍力役三十倍於古田賦口賦鹽鐵之利三十倍
于古是也不知聖人復出于今當如何其書耶今之賦
役又幾十倍于漢耶本朝因唐楊炎并租庸調之二稅
以為稅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
是再庸也歲有常役則調春夫非春時則調急夫否則

納夫錢是或再或三以調也其征于民者固已悉矣又
復為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又
復廣設名目悉籠遺利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過月錢
曰施利錢其微尚多有司且難于條對也不知斯民
罄然何以勝其責乎有一身而叢此數責者將何以久
乎以故廟堂之上命令之先務公卿大臣之謀謨者錢
也刑罰之所重雖殺人可赦而錢不可赦也使者旁午
文移急于星火謹訶無所不至惟錢是恤也凡百執能

催科斂散者為賢不能催科斂散者為不賢又從而譴
黜之其欲民之知廉耻遠刑罰足以養生送死備水旱
之災無流離死亡之患不亦難乎比年文儒日盛而廉
耻不興刑罰日峻而盜賊不息空倉廩賑濟而民不得
飽其原蓋在于此也自古固亦有為富國之術者皆有
為而為之也齊桓公因山澤之利盛兵車欲以霸天下
也秦孝公因關中之饒開阡陌欲以并天下也諸葛亮
因巴蜀之產欲滅魏吞吳復漢天下也是三者富國之

術止如是而其名甚大也如漢武帝之初承文景恭儉
積累之後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
不可較百姓家給人足不啻富矣其後日尋干戈無歲
不大舉府庫俱空造鹽鐵酒權之利猶不能足而利孔
百出民不聊生置搜粟都尉拜丞相為富民侯以此而
富國為何名也彼暴君昏主以宮室園囿之費耳目聲
色之蠹宦官女子無貨之賞而務富國者末也臣所不
忍言也國家受命于茲百四十有一年寸紙之出旦晝

之移威信萬里禮樂法度粲然具備而聖聖相繼其上非區區新造之小國欲利也其次非窮兵黷武之欲利也其下又非縱度敗禮之欲利也不知財利之臣何事而進乎臣竊聞太祖躬見五代重斂斯民之困嘗語近臣曰更一二年倉廩有儲當放天下三年稅賦嗚呼大矣哉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固不忍稅賦外有取於民也太宗時通事舍人焦守節監榷易院增課利太宗曰通事舍人改官須為閤門副使若以財利羨餘而進此職

則守邊宣力之臣曷以勸守節乃遷內副使嗚呼太宗之不殖貨利又如此名器之慎也而近日進羨餘者視多少而得官有高下或望輕資淺而為待制或不讀書而為館職恐非太宗之意也夫祖宗之裕於民者既如此逮夫景德祥符間斯民富且庶矣當是之時人人樂業廬里之中鼓樂之音遠近相聞熙熙然殆不知帝力也然是時亦嘗乏兵食矣有司請下轉運經度真宗未之許也其喻有司曰下轉運司經度則不免役民其出

帑以給之斯民又安得不如是其裕如也以故雖有旱乾水溢之時而無流離死亡之民比年以來一穀不登千里受弊失時不語豈但狼狽而使有溝中之憂也河北薦饑一大郡有流民至十餘萬人其小郡亦無慮萬人雖小邑亦數千人母棄嬰兒父食壯子荼毒萬狀頗駭聞見賴祖宗含養之久天地社稷之靈而無它也其為振濟之方雖勤日夜無所愛惜然馭既奔者難為力拯已沉者難為功也朝廷何不循其本與其厚散于凶

年寧若寡取于平歲無置官以專利而歸利于民也神宗一日手詔王安石曰訪聞市易務日近買賣大段苛細市井之人頗藉藉怨謗以為朝廷將浸淫盡收天下物貨自作經營可予細察訪速與戒約止絕止令依魏宗元肇劃施行奈何賤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盡收天下物貨神宗因張方平之對不嚮關伯微子之廟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宜夫言利者永絕意于祠廟而賤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鬻天下祠廟又復

奈何神宗後因王安禮之言盡蠲市易累年之息萬萬計一日之中出圉圉桎梏者不可勝數天下欣欣然神宗即有意罷市易法蔡確撓之不果司馬光移王安石書言光乞罷制置司追還諸路常平使者主上以安石未肯是歸利于民者神宗之意也大抵後之善其先者當推其意而不必固守其跡斟酌于時不必曲徇于文堯舜異德文武不同業斷可識矣唯陛下幸察詔有司歸利于民使民得自利不勞置使者以為德不待開府庫以為惠不必發倉廩以哺其饑上逸而下安也或曰常平錢二分之息耳亦可罷乎臣竊以謂常平二分之息實朝廷大惠也而患有司不能推行其法貪黷之民不足以行法使朝廷之大惠為大害也蓋名則二分之息而實有八分之息何則農民之用不足不免稱利于富家者事之常而無足議者也而近舉于鄰壘遠舉于聚落為力甚易其請常平錢于縣司則有往來道路居止舍屋之費又出息一分也甲頭紙筆之費又出息

一分也設法雖嚴人情尋常不免之費又出息一分也請納之費同之是謂八分之息其父兄之訓嚴者妻孥之累篤者乃能以八分之息畢一歲之事如或不嚴不篤則遨遊廛市之間顧盼之際所請之錢空手矣使民至于父子相夷風俗滋弊其利害輕重可勝計哉今夫嚴父母之厲幼子使手不得執錢恐移其志也人君之視民猶父母之視其子矣不處就田野遠城市而以來耜鋤耰為職而納之于邪使見異物而遷其心非所以迪民也古之人論知人之術猶委之貨財而觀其仁其不苟得者賢之今乃與此無知貪黷之小民而共財不亦難乎方其請給之時不知所害也如此及彼輸納之時賣田毀屋棄妻鬻子鞭扑是加其害百端理無足怪也弱者由是轉而為奴僕强者由是起而為盜賊姦黠者由是肆其欲為隣里之害循良者由是受侵陵而不得申雖無足怪亦足憐也彼如稱利于富家固酷于常平二分之息而其害不至是也蓋彼無連甲保識之累

可與者斯與之縣司則無由盡識其人之面目況審其人之虛實不得不嚴于連甲保識之令而今雖嚴其浮偽相保卒亦奈何或一人逃亡則累一甲或一甲逃亡則累一鄉矣彼又無稅戶之限可與者斯與之縣司非稅戶則不可與而與之者或非所欲欲之者或不可與難乎為法也夫民之吉凶喪祭意外有欲朝暮叩富家之門可得者斯得之又何必以孟春之急也及其納息不一而足或多或寡或錢或貨一錢已上左右手受之

矣不如縣司必責子母之錢一日俱至執鈔旁立庭下以待勾稽也其所與之期可先可後又不如縣司必以二限而刑且隨之也由是言之輸官二分之息實有所害而民間子母相伴得其利也夫其害之因緣而生者又有三焉一曰刑不可省二曰兼并不可抑三曰商旅不可行何則今之民力大屈為盜賊猶不耻況于一日縣司開府庫而名欲惠之手方且勞勞然患不得既得患不多寧暇恤後日之害乎求前日抑勒不欲之弊蓋

已不復有也前日民力猶從容與廉耻之心猶存似或知畏而遠後患故有不之欲者今惟逞欲而務得及其輸納之時下不爭則不已上不刑則不足遇有司如是乎不知有它術唯刑之為術也蓋一人或可寬假而千百人不可滋千百人可寬假而縣令甘以身受刑乎刑其可省乎縣令守文不肯取新納舊或許之而新不足數退有同保之累進有刑禁之嚴使民盡四支之敏無以為一錢之地如不叩急于富家則何以姑求塞責苟

免寧論私家之利今日厚薄耶兼并之人乘斯時而意得矣以故兼并之人唯患縣司散常錢之不急而甚至樂歲年之不登也兼并其可抑乎商旅與農貿易不勞質劑皆指秋成以為期今秋成之時一人在門一人在野征常平錢不足何暇商旅之恤乎商旅其可行乎嗚呼風俗之弊一至於此可謂甚矣不生于民之自致而上之人有以致之可不痛哉何時而已耶且夫天有常時地有常產民有常力其間相去不能千萬也今常平

之利取于民者歲復一歲不顧其弊卒使何以堪之乎
試以一邑為之言小邑歲俵常平錢二萬貫而納息錢
二千貫十年之後復有母錢二萬貫三十年後積有母
錢六十萬貫矣夫三十年之後民力凋瘵將如之何也
果使何以堪之乎為國家計者寧顧目前一日之利而
已乎此有重可惜也上重則下覆首大則尾蹙其可忽
諸且斯民者國家之民也非有齊晉不相輸之患或藏
于民或藏于府庫其地異耳其實一也唯藏于民則民

富而國亦富將不勝其利也唯藏利于府庫則國富而
民貧將不勝其害也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尚復何
言耶然此百姓之至願而在位者或未之欲也何則朝
廷開財利之塗為富國之術則彼苟進污媚之輩得以
民為貨有顯績以受美官應高格以邀重賞非若富民而
無赫赫之功此又陛下之不可不察者也伏惟陛下在
龍德宮時行有乞丐必以濟之逮夫一日臨蒞天下推
是心蠲天下之利歸之于民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易乾

之九二見龍在田德博而化九五飛龍在天則雲風從
而萬物各得其類也臣願陛下速詔有司悉歸利于民
無曰初即位謙遜未遑而觀周公七月萬壽無疆之慶
鄙子產乘輿溱洧之惠遠榮夷公專利之徒察芮良夫
王室將卑之戒既罷常平法即以提舉官職事歸之轉
運司俾出利于一孔賦用取具於一官農民官吏各得
其職將見陛下從欲以治也今轉運司所在空乏軍儲
不支可為寒心者提舉司攘其利閉其用也何謂復民

之職臣竊以謂有君臣則有官府有官府則有府史胥
徒有府史胥徒則差役于民百王不易之典未有知其
始者譬如耕問奴織問婢職當然也國家差役之法行
之久而弊乃初變免役法以救其弊實大惠也然其弊
則去矣利亦未興而又有弊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蓋
作免役法將三十年矣曾無一定之論而耳目變改朝
夕紛紛何勞而難功耶如其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不如
是也譬之人有瘍手足者或曰我能藥之砭之而愈是